

远去的村庄

■范广学

阳光明媚,秧苗青青,我在村村通的水泥路上骑车,近观远眺,一派翠绿,如诗如画。村庄掩映在绿树翠竹之中,不时透出一点点的红色,那是红瓦,是古朴的农舍,偶尔还会看到一两处高大上的住宅。

路上只遇到一位骑电动三轮车的老人,大概是赶集卖完农产品回家。

田里没有劳作的人,村庄离村路都不远,有的庄子就建在路的两边。听不见鸡叫,看不见狗跑,村庄这么沉寂,真令我惊异!

记得小时候,每一个村庄都是人气旺旺的。虽然村庄及家家之间都是上路,但很热闹,上学的、串门的、放牛的、赶集的和干农活的,热闹极了。我们小孩子爱玩,爬树下水,掏鸟蛋翻菱角,玩“点兵点将”“捉迷藏”等游戏,闹得鸡飞狗跳。大伙儿都穷,但穷得开心,村庄整日笼罩在欢笑之中。

眼前的村庄却让我的心情有些沉重。走进一个路边庄子,看见的差不多都是“铁将军把门”。遇见一老汉,打招呼后,老汉告诉我说:“庄子里没有几个人了,有小孩上学的搬到集镇上去了,有钱的人家要么在镇上买房子,要么在县城里买房子,不再回来住了,还有在外打工和做生意的人在外地发

展了。每年只有春节那几天在外面的人有回来的,庄子里还有点人气,还能热闹几天。现在的年轻人哪有老家的观念,在外边再苦再受罪也不愿回来。再说了,待在老家连媳妇也说不到,谁家的姑娘不想住镇上和城里去呀。唉!这老屋子就成了空房了,村子就成了空村了,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了。”

我问老汉养牛没?老汉说:“就养了七八只鸡。这鸡散放,下的土鸡蛋有营养,鸡蛋给镇上上小学的孙子吃。谁还养牛呀?庄里早就没有一头牛了。现在干农活都机械化了,有旋耕机、收割机和农用三轮,不用牛了。有活儿了就花钱请有机械的种粮大户来帮忙,也用不着那么多的人了。有的人家把田地也给了种粮大户,多少年都没见到他们的人影了。庄子里人都闲不住。再说了,不出去闯上哪儿去挣钱呢?”

我说:“国家对农业重视了,路、电、网络都通了,农村有奔头了,农村好啊,有土地有水,空气新鲜环境也好。”谁知老农听了却一脸的怅然,说:“你说得好听,可粮食不值钱呀,啥东西都比粮食贵。种庄稼要成本,化肥、农药、薄膜和种子,还有人工费用等等,除掉开支,远不如在外面打工挣的钱多。”

人生百味

我问老农你是扶贫对象吗?老农一笑,说:“我不穷,我儿子在外挣钱还有小车,镇上建有新房子,俺庄子走出去的人都混得还行。”

走出那个村庄,我略有所思:现在的年轻人宁肯在外面吃苦受累也不愿待在家里老老实实种田,是他们观念跟老一辈人不一样了。他们有文化有思想,不想把自己的命运拴在一亩三分地上。他们接受新事物,敢闯敢拼,他们不抱怨命运不看低出身,在外面的世界里,新时代的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建设着美丽的城市,换回一沓沓钞票,在城市中换回属于自己的居住空间,换回大写的尊严,换回美好的生活!

只是他们的人生之路艰难而又曲折,他们的足迹离村庄渐行渐远,留给村庄的是一个个难忘的背影。他们这一代人以及下一代人土地的观念、村庄的观念愈来愈淡化,他们或许不会忘记根在哪里,祖坟在哪里,但每年难得回去一趟,让他们成为故乡的一个个过客。

我不禁感慨:几十年后,老一辈人渐渐离去。村庄,对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只是一个符号,对年长一点的人来说只是一个记忆片断罢了。

村庄,多年以后,我只能在梦中寻找你了。

幸福了吗

生命中的那些感动

■李职贤

人生是一场旅行,总会邂逅一些不期而至的感动,生命之花因之而更加绚丽。

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到人才市场求职,回来后我就发现钱包不见了,里面有身份证、暂住证和几百元钱。丢了钱倒无所谓,丢了证件,注定求职无门,谁会聘用“三无”人员?

正当我唉声叹气、愁眉不展之际,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门。一个身穿环卫工人服装的大叔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外,手中拿着一个钱包,核实我的姓名及包内财物后,将钱包递给我。他说:“这是我在人才市场附近扫地时捡到的,看到暂住证上面有地址,便找上门来,现在完璧归赵!”

我忙打开钱包一看,发现钱一分不少,证件一个不缺,又是欢喜,又是感激,随手拿出一叠钞票递给他,说:“叔叔,谢谢您,这是帮您报销的车费!”大叔憨厚一笑:“不用车费,我骑自行车过来的。”说着转身出门,我追上去:“等等,这点钱您拿去买水喝!”“不用了,我自己带有凉开水!”他一边说,一边脚步不停地下楼去了。

那一刻,我眼泪差点流出来。

有一次,我独自去爬山,准备下山时,已是傍晚时分。为了赶时间,我决定抄小路下山。到了半山腰却迷路了,怎么也找不到下山的路,想打电话求助,偏偏手机电量用尽,已自动关机。

正感绝望之际,从暮色苍茫的森林深处,走过来一个穿着工作制服的大哥。我忙向他求助,他说:“我是护林员。这一带岔路较多,且崎岖难行,不熟悉道路的人很容易迷路和摔伤,走,我送你下山!”说罢,他打开强光手电,带着我七拐八转,花了一个小时,才把我送到山下,不远处便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。我连连向他道谢,他摆摆手说:“区区小事,何必言谢?你回去吧,我也要回去了,再见!”说着步步欲走。

“您回哪里?”

“回宿舍呀,山顶的那幢小房子就是!”说着向山上走去。爬到山顶,至少要花一个半小时,可见护林员为送我付出了多少。

那一刻,我内心的感激难以言表。

还有一次,我自驾车到郊区探望一个朋友。途经一个正在修路的村子,前轮打滑,陷入泥潭,进退不得。我心想坏了,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,如何是好?一个正在浇地的小伙子见状,略一考虑,朝着周围的房子喊了几嗓子。一会儿工夫,呼啦啦来了五六个人,当中既有年近古稀的老人,也有十几岁的少年。大家伙整齐地喊着号子,一起出力,忙乎了十几分钟,好不容易才把车子推出泥潭。我想送给他们每人一瓶矿泉水以表谢意。谁知,他们却说举手之劳,不足挂齿,不肯要。

那一刻,我只想对他们作揖致谢。

一路走来,无论遭遇何种挫折或厄困,关键时刻,总有生命中的贵人主动伸出友爱之手,每次受人恩惠,心里都泛起感动的涟漪。因此,我常常提醒和敦促自己及家人、亲朋,学会做一个善良的人,一个有爱心的人,一个懂得感恩的人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

花园

2020年11月6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 赵新宇
责任校对 王钰
技术编辑 崔新宇

15 沧州晚报

花开诗旅

土路

■杜勇



心中的风来了又去了
眼里的雪落了又化了
乡村水泥路一再延伸
仅剩的那段老土路
是我记忆的乡村

我是沿着那条土路走出村庄的
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村庄的泥土给予的
如今脚上却不再沾泥
缺少了故乡的气息

娘的宝箱

■张弃资

“张成,这个月的钱咋还没给俺?”娘的电话让张成很恼火,记忆中,他就像是被领养的野孩子。虽然爹走了,娘独自一人把他拉扯长大,供他上大学,但他对她只有恨。

上学时,别的同学吃好的穿好的,他的娘却连个书包都会不得给他买,还说:“书装在书包里没有读进脑子里有用。”

若是娘真的买不起书包也就算了,偏偏娘有个宝箱。他自小就知道,那个宝箱是祖传的,很值钱。因为有人想高价收购那宝箱,娘死活不卖。

上大学时,为了筹学费,娘宁肯带着他去给别人拉砖、提石灰,也不动那宝箱。娘说:“现在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,不许动宝箱。”

大学毕业后,张成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,娘不仅不给他垫资金,还从公司刚开始盈利起,就逼他每月至少给她4000元生活费,否则就告他虐待老人。张成拗不过,只好每月往账户里打钱。张成在电话里埋怨:“你守着宝箱,还这么心狠……”

张成恨娘,很少回家,即便回去也只给父亲上坟,有时家门也不进,直接从坟地就回城里了。

40岁那年,张成被朋友欺骗,血本无归,还欠了一身债,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。

娘搬出那只宝箱送给他。只见宝

非常故事

箱里是张成换下的乳牙、得过的奖状,还有一些存折。

“其实,祖传的这个箱子是空的,不值钱。你的每一步成长,都是娘的珍宝。”娘说,“最苦的那些日子,娘想你这个宝箱给你一些底气。后来,娘看你为人耿直,担心你受骗,每月向你耍些钱,以防不测。现在,娘全部交给你,你用这些做本金,东山再起。”

张成跪在娘的面前,泣不成声。



【炊烟】

在农村,炊烟就是信号。当炊烟升起,喧闹的流水声听不见了,满山的繁花看不见了,萦绕鼻尖的芬芳也嗅不到了。小孩子看见炊烟,知道马上就可以吃饭了,于是赶紧将手里的泥巴扔掉,去小溪里洗净了手,免得回家被母亲发现。大人们看见炊烟,把最后的几颗种子埋进土里,擦擦额头上的汗水,背起锄头准备回家。

——潘玉毅

【秋思】

秋风秋露成秋霜,
人生半老易感伤。抬头
欲别南飞雁,绿草新辞
小池塘。

——杨家才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号码为1563073072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
短信留言。

【感动就好】

人生无常变幻,前行中依然有不舍的情怀,黑暗中有坚持不懈的渴望,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繁杂中,心灵日渐麻木,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。所以,不用假装坚如磐石,不用假装看破红尘,有泪就只管静静落下,感动就好。

——张泽峰